



**新时期
云南少数民族文学
作品选**

佤族卷

云南省作家协会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前 言

《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是在云南省委宣传部支持下完成的。该套选集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的希望云南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具体体现，该套丛书是对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成果的梳理和检阅。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做好民族工作，最关键的是搞好民族团结。作为拥有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维护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云南改革发展、边疆巩固、社会稳定和各族人民福祉的大事，而文学是促进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重要手段。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建的，作为共和国平等成员中的云南世居的25个少数民族，以其自身的独特文字表达丰富着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同时也为边疆民族的团结和谐作出了贡献。《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的编辑出版，目的是让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有一个展示自己在新时期以来文学成就的平台。

为此，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云南省作家协会于2014年8月在云南红河州召开了“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编辑会”，决定出版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

众所周知，云南全省有世居少数民族25个，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以及在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和强省战略目标的鼓舞下，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现在，全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已本民族的作家，也都有了省作





家协会会员，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是凤毛麟角，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中国多民族文学集体合唱中重要的部分。因此，无论是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统一、凝聚民族力量的角度来说，云南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编辑该套丛书的过程中，由于各少数民族作者分散，且各民族文学发展不均衡，在组稿、选稿等方面各分卷编委及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云南省作家协会也多次召开了编辑会议听取各卷编辑的进展情况，共同研究在编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历时近一年，最终有了该套丛书的出版发行。

相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之下，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指引下，在不久的将来，各民族都能更充分地展示本民族的文学成就，用自己独特的文字表达出自己民族的响声，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在此，谨向为该套丛书付出辛劳的各界朋友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向各民族编辑、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序

聂 勒

当我要开始落笔写这篇序言时，脑海里总是浮现一些莫名的影像。

首先是一群人。他们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南方往北方走来，像是沿着木鼓神的指向，带着家什，带着亲人，带着牛羊牲畜，带着灵魂，带着歌声，带着爱，带着可以带走的一切物品，一路走一路欢声笑语，一路走一路披荆斩棘，最后，美丽的神鹿终于引领他们到达人间最美的地方——万山重叠的阿佤山——落脚安居，他们，就是佤族的祖先。那个时候，没有纸笔，只有满山满坡的芭蕉叶和饿了可以烧来充饥的兽皮，而芭蕉叶和兽皮正是简单记录重要社会活动的物品，佤族的祖先们一路走来一路就把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烧掉或吃掉，以至于到了后来，他们从何而来去向何方，没有人可以说得清楚。我们常自豪地对别人说，佤族历史悠久，也许是对的，但有多悠久谁也说不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录佤族先人的资料，谓之濮人，但也仅仅是如此，那之前或那之后他们干了什么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对一个民族来说，任何一种空白都是可怕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什么都没留下。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佤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为什么迁徙呢？简言之：为了猎物和更好的远方。我们是猎人的后代，我们的血液里注定有一种流浪的文化，这种流浪文化的核





心便是自由，至高无上的人性就是自由，我们的祖先，就是在人间大地上自由地狩猎，自由地歌唱，自由地游牧，无忧无虑地生活。他们不停迁徙的影子，总是无数次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像一幅久远的移动的群牧画和狩猎图。作为佤民族的写作者，如果放弃了这些生动的记忆，难道你的写作还有最原始的基础吗？

晃动在我脑海的第二个影像，是遗留在部落里的父亲、母亲。他们一生怀抱着自由、贫困、静谧，一代又一代地守护着祖先的火塘，守护着祖国的青山绿水，守护着大地的爱，当他们把我们送走，他们还在那儿，从未想过要离开，从未想过还有遥远的远方。我曾说过，当人类的宴席最终散了的那一天，我的族人一定还会在那儿，佤山是他们的孩儿，他们要看着他长大。像是受着神秘的天恩，即便多么贫困，即便多么艰辛，他们依然愿意生在那儿，死在那儿。作为佤民族的书写者，如果你无视了这种挚爱的精神，如果你忘记了火塘，你就失去了写作的魂儿，一个没有灵魂的写作，难道不是无聊的自慰吗？另外，作为佤山之子，无论你在哪里写作，只要心怀着佤山，你就像是坐在佤山之上写作，就是在良心之上写作，就是在祖国的土地上牧歌，就是在世界的中心抒情，就是在伟大的时代吟咏。对于一个写作者，这难道不是刻骨铭心的幸福吗？

进入我脑海的第三个影像是一个人。一个永远像灵魂一样伴随着我们写作的身影。她英年早逝，却留下了许多可以代表她所属时代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她就是董秀英，佤族第一代用现代汉语表达心灵世界的著名作家！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出现和存在，人们才知道，佤族也可以用文学艺术形式享誉全国、享誉世界，才知道这个神秘民族的背景和它创造的谜一样神奇的故事。我们怀念和敬仰她，是因为她为佤民族的文学开辟了通道，点燃了明灯。当世人为某个当代佤族作家欢欣鼓舞之时，人们总会提到她的名字，一个出色的佤族当代书写者。正是因为有了她的初始坚创，才有了我们一批又一批的佤族文学爱好者和作品创造者尾随跟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董秀英光明般地出现，才触动了佤族写作者的觉醒和悟性。我们怀念她，难道不是在敬捧怀念佤族文学的经典和辉煌吗？

以上三个影像，是我的，也是所有佤族写作者的写作之源和非常清晰的路标，可以说，站在如此厚实的基础之上，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应当是无比幸福的！

当然，佤族文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用一篇序言来总结的时候，放眼全国，我们依然很弱小，作家数量极少，作品尚待尖磨，尽管我们自信满满，尽管我

们豪情满怀，但我们依然必须脚踏实地地走自己的路，坚实自己的写作，相信自己的写作。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在用另外一种声音歌唱，用一个古老民族独特的眼神告诉世界：我看到了什么，你想听吗？作为一个时代写作者，除了继续写作，我们真没有什么礼物献给我们挚爱的族人，献给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一直相信并常告诫自己和所有佤族写作者：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真的，我们已经错过了几个世纪，再也不能错过，若真再错过，那是罪过！

诚然，佤族文学还有许多不足和困难，比如较深地刻画佤族深层内心世界的作品越来越少，而那些表面的描述式作品却越来越多，似乎是在追赶潮流，但却不具任何沉淀意义；比如出版宣传评介等方面工作严重滞后，许多作品或作者根本得不到世人或族人应有的认可和了解，等等。在此，我想说，我们要相信时间，相信自己，该来的都会因然而至，这不就是吗？这就是你昂首阔步进入佤族文学历史的时刻！我深信，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和所有佤族作者的努力，佤族文学更加繁荣、壮大的时代一定会到来！



目 录

小 说

- 佤山风雨夜·····董秀英 /003
- 最后的微笑·····董秀英 /008
- 那个没有人的地方·····袁智中 /017
- 木鼓魂·····袁智中 /025
- 组织干事尼嘎·····李明富 /034
- 山 雨·····王学兵 /041
- 欧格勒外特大妈·····王学兵 /051
- 一匹母马·····王学兵 /053
- 远山真情·····爱星·西涅 /071
- 失去的贝壳·····爱星·西涅 /087
- 这也许就是幸福吧·····岩来刀 /094
- 旧藏的歌谣·····小红米 /105
- 罍粟恋·····小红米 /112
- 小小说二题·····肖则贡 /119

散 文

- 悠悠谷魂曲·····伊蒙红木 /123





银象奔驰的地方	伊蒙红木 /127
沧源崖石上的精灵	伊蒙红木 /131
我的老木鼓	伊蒙红木 /150
失落的木鼓	袁智中 /154
牛的葬礼	袁智中 /166
小城的魅惑	袁智中 /176
翁丁之旅	袁智中 /187
神山公莱姆	王有明 /193
佧家的四代女人	布饶依露 /197
染饭花	布饶依露 /208
想母亲的时候	布饶依露 /211
故乡瓦房悲欢曲	李明富 /213
妈妈之死	李明福 /218
神林与陵墓	李明福 /222
在这佧山之夜里	尼 平 /226
梦里梦外故乡情	岩来刀 /229
村外的那条小路	岩 改 /231
村 寨	赵俊梅 /235
木鼓随想	赵俊梅 /237
妈妈的爱	赵淑芳 /238

诗 歌

热爱(组诗)	聂 勒 /245
迁徙之辞(组诗)	张伟锋 /265
大山的沉思(组诗)	布饶依露 /276
雪 花	赵晓玲 /285
牧 牛(外一首)	赵淑芳 /287
月半弯(外一首)	岩 玉 /290
假如没有说再见	赵俊梅 /292
想你,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李英梅 /294

记 忆····· 陈艾林 /296

后 记····· 297



小说

佤山风雨夜

董秀英

深秋，阿佤山一连下了几天雨，天气骤然变得冷起来。这天夜里，雨越大，在通往卫生所的路上，一个乡下人高一脚、低一脚地在泥泞的小路上走着。他来到公社卫生所门前，“咚！咚”地敲了几下门。风雨声淹没了他的敲门声，他只好握紧拳头，猛力地又捶打起来。

值班护士小王听到捶门声，急忙拉开了大门。

门外站着一位阿佤汉子。他全身湿漉漉的，就像刚从水里爬起来似的，连腰间那把明晃晃的长刀也挂满了水珠。阿佤汉子看了看小王，忙把脚上的烂泥巴擦在进门的石阶上，双手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走进门来用恳求的口吻说：“医生，我婆娘要生娃娃了，请你帮接接生。”

“她在哪里，快叫她进来！”小王很温和地说。

阿佤汉子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着急地说：“医生，你行行好，帮帮忙，我家在牛角寨离卫生所六七十里，她身子重，咋个走得来？”

小王“啊”了一声，赶快弯下身去扶他起来。小王在急诊室里来回不停地走着。这阿佤汉子他哪里知道，她只是个实习医生，还没有学会独立接生呢！

挂在墙上的钟“当”地响了一下，已是午夜一点钟了，随着钟声，一个穿





着白大褂的中年医生走进值班室。她是正在接受审查的原卫生所副所长李医生，她是来打扫卫生、倒痰盂的。李医生看见阿佤汉子，吃惊地站住了。她用炯炯的目光，询问地看着小王。

小王急忙来到李医生面前，指了一下阿佤汉子：“牛角寨的，请去接生。”

阿佤汉子像找到救星似的几步跨到李医生面前，连声说：“医生，我求求你，救救我婆娘吧！”

李医生默默地站着，咬着下唇，注视着面前这个阿佤汉子，阿佤汉子不知所措地低下了惶恐期待的眼睛。

小王一把拉过阿佤汉子，轻声说：“你们寨子在国境线上，可是她，你看，手臂上还戴着‘反党分子’的白袖套，能跟你去吗？可我，又不会接生，真急人哪！”

阿佤汉子一扭头，李医生手臂上的白袖套在灯光下，显得那么刺眼。他急出了一头冷汗，用手按着跳动的胸口，痛苦、绝望地向门外走去。

这位阿佤汉子肩宽腰壮，长年累月攀山越岭，小腿上的肌肉堆得好高，每走一步，小腿包的肌肉都在闪动，他走得很重，走过的地上留下了一行湿漉漉的脚印。

李医生望着这脚印，突然向门口跑去：“等一等！”阿佤汉子在门外站住了。不一会，李医生披着雨衣，背着药箱走出门来。只听小王担心地说着：“早点回来，他们找不着你，会找我的麻烦……”

莽莽群峰，就像黑压压的海浪横卧在夜雨中。风呼呼地刮着，眼前什么也看不清。李医生把衣服上的每一颗纽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阿佤汉子把挂在肩下的破衣服拉上肩头结了疙瘩，两人一前一后地向牛角寨走去。

通往牛角寨的小路又陡又窄，白天走都很不方便，何况在这大雨滂沱的夜晚。李医生靠着小路两旁齐腰的解放草（一种草本植物，野生的杂草），拉着往前爬。阿佤汉子抢过李医生的药箱，背到身上，又把长刀抽出来拿在手上，在特别陡滑的地方挖个小坑，让李医生踩着小坑往上走；有时又让李医生拉着自己的衣角慢慢地，一步步地向坡上爬。

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照亮了路边的解放草，李医生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是啊，她和战友们进军阿佤山时，这解放草也像现在一样帮了她不少的忙，不过那时，战斗是火热的，目标是明确的，步履是矫健的，心是明朗的，不像现在，每迈出一步都是多么的沉重啊！

凌晨，天空还没有透亮，李医生和阿佤汉子穿过一片老树林子，来到了牛角寨口。阿佤汉子紧紧拉着她的手，挨着竹篱笆，经过一蓬粗大的凤尾竹，来到了一间茅草竹楼。他们走上竹楼，阿佤汉子把门打开，李医生弯着腰，跨进门去。“啊！”她愣住了，二十多年前那悲惨、落后的佤族妇女临产前的画面，又再现在她面前。产妇双手拴在屋梁上，双脚叉开站着，地上放着一片芭蕉叶。一位五十来岁的佤族妇女，端着一个土碗，嘴里不停地念着：“神呵、天鬼、地鬼，求你发发慈悲，让我姑娘顺顺当当地生儿养女吧！”她边说边抓米到处撒着。产妇脸色苍白，头发披在肩上，牙齿紧紧咬着嘴唇，已经奄奄一息，连呻吟声也听不到了。李医生的头一阵发晕，她闭了闭眼，用力支撑着长途跋涉后衰弱的身体，泪水和着脸上的雨水一起流了下来。她定定神，脱掉雨衣，走到产妇面前，伸手去解捆在梁上的绳子。……

火塘里一明一暗的火光，照在李医生的脸上。“啊！”产妇的母亲轻轻叫了一声。

她认出来了，这是二十年前救过她母女俩的解放军医生，那时，她正难产，双手在梁上已绑得麻木了，要不是这些解放军医生，早就没命了。她悲喜交集地含着泪望着李医生。李医生只是向她点了点头，比了比手势，她听话地和李医生一起把女儿抬起来放在火塘边的篱笆上。李医生打开了产包，拿出消毒用具，开始为产妇接生……

天渐渐亮了，产妇的男人——那个阿佤汉子，紧张地在门外徘徊，焦急的目光死死盯着屋里。他多想不顾一切，违背阿佤人的规矩进屋去看一看啊，他又多想走到李医生跟前，恳求她：医生，你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你不知道，我们成亲七年了，她已经生过三个娃娃，可一个也没保住，寨子里的闲话都冲着我们说：岩经，你讨个婆娘连个娃娃也养不活，你要想有扶犁耙的帮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医生啊，就指望你啦！

“哇”的一声，婴儿的啼哭声和清晨的太阳一起升起。岩经一惊，他慌乱跑到门边，又用拳头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奔下楼去。

院里传来了母鸡“咯咯”的叫声。是啊，是该煮一锅“鸡烂饭”给累坏了的李医生吃。

楼上，李医生取下手套，摘下口罩，用手擦了擦满额的汗珠，长长地喘了一口气。老阿妈裹好新生的婴儿，交给产妇，忙着在火塘边煮了两个鸡蛋，看





着李医生吃了。又用米酒给李医生揉着红肿的双脚，而李医生已经倒在火塘边，昏沉地睡着了。

牛角寨的早晨，阳光多么灿烂！雨后天晴，一片新绿，鸡在啼，牛在叫，深藏在芭蕉林和风尾竹下的矮小竹楼冒起袅袅炊烟。乡亲们听说产妇生下了活着的孩子，纷纷前来祝贺。岩经拦住他们：“小声点，让医生多睡一会。”人们探头看见睡在火塘边的医生和抱着孩子的母亲，点着头，眼睛闪着欣喜的泪花。

“鸡烂饭”开始冒香气的时候，传来了一阵摩托车的“突突”声。摩托车在寨口停住。三个男人向竹楼走来，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高个子，方脸上闪着一对狡黠的眼睛。高个子耸了耸肩，向阿佤汉子说：“人呢？”阿佤汉子不解地望着他：“你是谁？”“公社卫生所的。”旁边的人跟着补充：“他是我们专案组长，亲自来抓李丹，就是昨晚跑到你们寨子这儿，要越境外逃的那个女医生。”

“什么！你们这是在说什么？”他不解地望着面前的三个男人。可他们径直向楼上走去。

“哈，果然躲在这里，可惜把时间睡过了！”传来了专案组长的声音。不一会，三个男人走下竹楼，后面跟着李医生，她平静地、深情地看着纷纷跑来的乡亲们。

岩经冲到他们面前，被一掌推倒在墙上。阿佤乡亲们团团地向三个男人围了过来。那个专案组长吼了起来：“你们想干什么，这个女人是一个企图叛国的反革命，你们不了解底细，不怪你们。”

岩经冲了过来：“你们不能这样，她是好人，我们阿佤人信得过她。”

“走！”专案组长咆哮起来。另外两个人推着李医生向寨子外走去。

岩经霍地一下拔出了闪闪发光的长刀：“老子把他们的头砍来喂狗。”可他的手被在场的老人抓住了。

李医生直直地站着，扫视了大家一眼，坚定地说：“乡亲们别难过，我相信党，相信群众，是黑是白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坏人决逃不脱人民的惩罚！”

李医生终于被这三个男人带走了。阿佤乡亲们追出寨子。老阿妈手上捧着一根带叶的甘蔗，眼睛模糊地望着前面。远远的山坡上，李医生静静地向前走去。

阳光照着她穿着白大褂的单薄的身子，晨风吹着她齐耳的短发，一蓬蓬的解放草拂着她的双脚。

选自于小说集《马桑部落的三代妇人》，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董秀英（1949-1996），佤族，云南省澜沧县人，生前居于昆明市。





最后的微笑

董秀英

天通了，留不住的过山雨又来了。

阿公又一次从火塘边来到竹门外，偏着头瞧了瞧，古铜色的瘦脸上，忧伤又加厚了一层。他顺手拖着两个柴疙瘩回到火塘边，把火添得旺旺的，又大口大口嚼着那又苦又涩的槟榔，愁闷地想啊想啊……

“哇”的一声，娃娃的哭声合着雨声传到火塘边，阿公突然纵起来，把血红红的槟榔汁吐在火塘里，跨出竹门来到院外，只见儿媳妇摇晃着身子，已把娃娃生在了芭蕉叶上。按照阿佤人的习惯，娃娃生在芭蕉叶后，要提着娃娃的双脚用冷水冲洗全身后才能用布裹起来。这些，老阿公都不记得了，他脱下身上还带汗味的粗布衣服，把娃娃裹好，紧紧地搂在怀里。他望着这刚刚下地的红娃娃。树木瓜一样干瘪的脸上，总算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娃娃是女的，阿公给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娜女。娜女长得胖嘟嘟的，高高的脑门，又圆又大的眼睛，和她阿妈一模一样是地道的大佤人（佤族分大佤和小佤两种）。可怜的是，娜女下地才几天，阎王爷就把她阿妈领走了。阿佤人有个旧规矩，妇女生娃娃不满十天就死，死后要变卜思鬼，活着的人，就不能和寨子里的人生活在一起。于是阿公就远远地躲开了。